

HANGYINGYU MOXIAOSHOUXUAN
BAIHUAWENYICHUBANSHE



航鹰幽默 小说选

HANGYINGYU MO
XIAOSHOUXUAN
HANGYINGZHU
BAIHUAWENYICHUBANSHE

1985.3.24

HANG YING
YOUNG XIA OSHUOXUAN

航鹰幽默小说选

航鹰著



S13N 28/05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54357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 号

航鹰幽默小说选

航 鹰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*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 % 插页 2 字数 170,000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-5306-2002-9/I·1785 定价:8.80 元

序

汤吉夫

1983年盛暑时节。头一次在航鹰女士先前的家中见面的时候，我曾意外地发现她身上较少有女性作家常有的矜持。让人感到亲切的平民化的“自来熟”性格，很容易地便缩小了她和别人之间的距离，这让我很感到愉快。像许多作家一样，航鹰其人也是一个多棱体，难于一言以蔽之的。而我的印象里最为深刻的则是她的一张嘴。纵横捭阖、绘声绘色，雅俗庄谐，五色俱全，在长达十多年间的交往中，以我这样的曾被朋友喻为“铁嘴钢牙”的须眉，居然多次为她的伶牙俐齿所战败。她无疑是位极富于幽默感的女性，所以，当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要自选一本幽默小说集的时候，我并未感到多么意外。

做为小说家成名的航鹰，读者不会忘记的是她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一批小说。《金鹿儿》、《明姑娘》、《枫林晚》、《前妻》、《东方女性》、《倾斜的阁楼》等，多是描写伦理道德题材的作品。那时候，一篇一个爆炸声的文学余波，还在诱

惑着作家们比试谁更胆儿大，哪个能进口更多的洋玩意儿。文坛之上，波诡云谲，景象颇为壮观。相比之下她的小说是低调的、温情的，并且又总是游离于潮流之外。然而恰又因了这一点，她倒以自己的独特，成了评界所瞩目的对象。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吧。

现在，由她本人编选了另一种小说集，并且以“幽默”名之，我便立时想到，这女士是否是故意要以此来证明她与评家的评论有不同的另一面？确实的，这是一组谐谑的、调侃的、幽默乃至黑色幽默的小说，从立意、取材、直到叙述语调都与成名的那一组有很大的差异。读者将不难察觉得到的。

据我猜想，航鹰的心灵深处最隐秘的角落里，肯定积淀着与伦理、家庭、亲情有关的情感创伤。所以，她对人性人情的讴歌，她对真诚、善良与和谐的向往，无不带有理想的光斑。缺憾需要补偿，小说就成了她寄寓希望寄托情怀的场所。她的经历、她的想象，纠缠着化成创作，似乎都是从这个隐秘之点出发，然后才蓬勃开来，虽然敞开心扉的时候，她还存留了些许拘谨，却毕竟真挚，遂使她的那些创作，显得非常认真、非常投入，不是那么轻松和好玩的。

和这一组人情小说联系着她性格中的深层特征不同，航鹰的幽默小说倒与她性格中的表层特征相合。她是个广交游、喜调侃、爱说笑的人。她对幽默的捕捉，对幽默的感受，以及在幽默氛围中的应对与较量，都有游刃有余的表现，是不乏幽默才华的。

然而，幽默并不都是天性。认识到幽默是一种修养、一

种品味、一种大度、一种智慧、一种心智的超越，就会明白当年鲁迅夫子关于中国向来少幽默的论断，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。在时下中国日渐媚俗的流行文化中，幽默又是被最廉价贩卖和肆意糟塌了的一个词。所以航鹰女士以女作家的身份打出幽默之旗的举动，我虽然不感意外，却也难免不存有一点担心——顺便说，我个人最怕听女人说相声，我以为女士们贫嘴聒舌，丢失的首先就是女性——不过还好，她的幽默小说倒没有辱没幽默的名声。航鹰确是懂了幽默真谛，且得了幽默要领的人，她的幽默小说不少是幽默作品的上乘。因此，要全面了解航鹰的小说创作，这些小说还是非读不可的。

无论是明笑暗笑，还是会心微笑，或者开怀大笑，反正读着这组作品的时候，都能让你油然而笑。这是幽默作品的特征，不笑不成幽默。然而止乎此又难成幽默，招人乐的事，天下多有，都是幽默吗？幽默是英语中的词汇，与我们的滑稽相近却又不同。日本人译成“有情滑稽”，是说在滑稽可笑的形态之下，另有承载，发人深思，启人心智，令人顿悟，总之是不能只把人逗乐了就完事。

以这样的目光读航鹰的小说，我以为其中的《地毯》、《咳嗽》、《耳朵》、《名演员》等篇，幽默的质地都是很高的。比如《耳朵》，描写的是一对耳聋眼花又偏爱说话的老夫妇。当他们无论谁都听不清对方说什么话时，他们互相交谈得有滋有味。有了助听器，在他们双方都能听清对方的讲话后，他们反而难以和谐难以相处了。后来他们经过商议，一致同

意扔掉那助听器，回到先前的“不明白的明白，不相通的相通，不用言传的默契中去”。这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人生态度，这小说简直就成了为郑板桥一句名言（难得糊涂）所加的一个现代人的注。又如《咳嗽》，老马原本有了受首长接见的荣誉，可惜偏偏就在等待接见的时候，他咳嗽了，于是人家以为他患了感冒而礼貌地把接见取消。这样，他失去了机遇，也丢失了前程。在这里，偶然性对人的命运的捉弄近乎残酷，不由你不认真思索，以及生发出更多的联想。

《后台趣谈》一组，取材于演艺圈中的故事。梨园笑话，向来多多，航鹰出身剧院，定当熟悉。但是把普通笑话升华为高质地的幽默，是需要聪颖机敏和独具慧眼的。在这一组七则笑话里，航鹰篇篇赋予它们一个幽默的核。铺平整稳，抖开包袱，笑意有了，你就咀嚼那里头的核吧，那是越琢磨越有滋味，无论是时钟倒转，还是舞台上的英雄面对生活中的歹徒，一拐两折，都挺引人遐想、给人启迪的。

这一些短小的篇什，原本可以写得更加精粹，可惜这女士未曾对作品的语言，细加打磨。这是我读后所感到的不足。

本集中的最后三个中篇是重头戏。《寻根儿》的幽默在于尴尬的性格，《老喜丧》的幽默在于荒诞的情节（包括荒诞的细节），而《过街雨掉钢镚儿》的幽默则在历史环境与时代氛围。但所有这些，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别样的记录。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作为一位作家，航鹰的关注点的转移、社会视野的开阔以及思想的走向深刻。包括小说的

写法,《寻根儿》中的揶揄语调,《过街雨掉钢镚儿》中的虚幻气氛和《老喜丧》中的荒诞之感,也都令人想到,尽管这女士常常游离于潮流之外,却并非游离于整个文学,她的小说之变,我以为还是和中国当代小说的嬗变,紧密相联。

一九九四年四月津门寓所

目 录

序	汤吉夫(1)
后台趣谈(七题)	(1)
地毯	(33)
咳嗽	(36)
名演员	(42)
上镜头	(46)
侦察员的奇遇	(60)
朝如青丝暮成雪	(53)
耳 朵	(58)
高 雅	(66)
过街雨掉钢镚儿	(84)
寻根儿	(115)
老喜丧	(189)

后台趣谈（七题）

说到演戏与看戏，有句笑谈谓之“演员是疯子，观众是傻子”。疯疯傻傻皆因舞台浓缩了人间百态，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轻喜剧讽刺喜剧乃至闹剧……殊不知，本来聪明的观众坐到剧场即“犯傻”，并不完全由于演员的“发病”；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，前台的魅力多来自后台的神秘。

——题 记

穿 帮

穿帮，戏剧界的行话。顾名思义，“穿”之一解：破、透，通过孔洞。“穿”放在动词后，有揭开之意：说穿，看穿。“帮”之一解：旁边的部分，床帮、鞋帮等等。穿帮，早先指的是舞台上幕布不严，帮边出现缝隙，被观众看穿了后台的情形。

帷幕的作用是遮挡。舞台上除了大幕以外，还有许多边顶幕。演出前，装台时须在舞台上横挂几道顶幕，在舞台

两侧竖垂几道边幕。只有用层层帷幕严严实实地遮住舞台的边帮，才能在幕后安放布景、道具、灯光器材。换景用的吊杆，支撑布景用的支杆等物。舞台最深处的一道边幕和顶幕要和淡蓝色天幕紧密相接，不得露出后面的墙壁。一道道边幕围成了肃穆、严谨、干净的舞台空间，不仅为了美观，也为了保证观众坐在剧场里任何一个角度都看不见后台的实象。一位优秀的舞台监督会指挥装台人员把吊幕工作做得十分讲究，不管在哪条边帮上出现一丝缝隙、露出任何一点后台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电线，同行们也会笑话：“穿帮啦——”

后来，“穿帮”流传到电影界、电视界和一切演出活动中，文艺圈内的人几乎无人不晓。演出或拍摄时出现的各种事故，闪失，演员误场，错词忘词，镜头组接不上，灯光照明不统一，演员化妆服装前后矛盾，剧情前言不搭后语……总之，一切失真、破绽、疏漏统统称为“穿帮”。再到后来，其含义又来了个无边无际的延伸：某事秘密外泄、假象败露、弄巧成拙……某人阴谋被揭发、谎话被戳穿、如意算盘落空、桃色新闻曝光……人们都会说：“穿帮啦——”

在舞台上发生再大的“穿帮”，只要能够及时发现总会有办法挽救，最怕的是注意不到的小地方。可以说，戏中无小事。好像是契诃夫说过：如果第一幕台上挂着一枝枪，闭幕之前必须用上它，否则就别挂。这是知戏之谈，舞台犹如放大镜和显微镜，观众的眼睛能把台上的一切细枝末节放大多少倍，并随时纳入全剧情节的链条中去猜测与想象。一

句话，观众的眼里不揉沙子。演出的失败，往往因为演职员没有发现的小漏洞而观众早已一清二楚，最惨的莫过于全场观众都已无心看戏一齐看“穿帮”的笑话，而台上的演员却还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演下去。

在一部描写地下斗争的剧中，高潮戏之前有一场夜景戏，说的是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，泄露了起义时间，地下党领导人决定提前起义。联络员向起义部队传达命令去了，两个领导人彻夜不眠焦急地等候联络员归来。

台上摆着一台老式地钟，钟摆滴答作响。

剧中有两句和时间有关的台词：

“三个钟头过去了，联络员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还有一个钟头就要天亮了……”

配合演员的台词，地钟的表针要按照剧中时间的需要一圈一圈地转动，借以制造紧张气氛。这台道具假钟的表针如何转动呢？怎样才能叫它按照剧情需要准确无误地指向几点钟呢？需要有一个道具员在开场前钻到大钟背后的空箱里，直到关幕后才能出来。躲在钟表背后的道具员看不见前面的表针，只得用一根绳子拴住分针，用另一根绳子拴住秒针，像耍木偶一样在后面操纵。为了确定分针和秒针如何走，分别用红、绿两种颜色在两根绳子上各画出长短不同的记号。道具员听着演员的台词随时按记号拨动表针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。

这一天，道具员一时糊涂把两根绳子拉动的方向弄错

了，要想叫前面的表针按照顺时针方向转动，在后面必须把绳子朝逆时针方向拉才成，他稍一粗心习惯地按顺时针方向拉了……

台上的两个地下工作者焦急地等待联络员。

往常演到这里时，台上台下安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，此时观众席里却出现骚动……

两个演员心里发毛，暗中检查自己和对方身上的疏漏，毫无差错呀！

台下观众纷纷议论：

“快看，倒了！”

“倒了！”

“嘻嘻嘻……倒了！”

什么到了？难道联络员上早了到了么……他俩东张西望，联络员并没有冒场。他俩只好继续演戏：“三个钟头过去了，联络员怎么还……”

男演员的台词还没说完，台下爆发开心的哄笑：

“不是过去了，是回来啦——”

“倒了，倒了，真逗人呀！”

“真神啦，时间能倒转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台下观众一片喧闹，台上演员听不清底下哄笑什么，男演员低声问女演员：“你发现什么倒了？”

“没有哇！”女演员小声回答。这时轮到她说台词了，于是她大声念出：“还有一个钟头就要天亮了……”

剧场里像是炸起了满锅开花豆，观众笑得前俯后仰——台上倒转的时钟指着十一点半！

两个演员都没有想到背后的钟表会闹笑话，下面的戏演也不是，不演也不是，早在台上恨不能有个地缝儿也钻进去。

这时，在灯光控制室操作的灯光师发现了问题症结，杀鸡抹脖子似的向台上演员打手势。在侧幕后面候场的联络员也做起同样的手势。

台上的演员看见他俩用手指划了一圈又一圈，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女演员机灵地编出一句台词：“联络员别出事了吧？我到门口看看去！”

她下场后，联络员指着地钟说：“倒了，倒了！”

她急白了脸：“到底什么倒了？说清楚嘛！”

“时间倒转了！”

女演员重新上场，来到地钟前轻轻敲了两下木箱：“喂，时间倒转了，快正过来！”

钟箱后面的道具员这才发现自己的错误，慌忙拉紧两根绳子往回拽。

大钟的表针，突然以顺时针的方向高速转动起来，像是追赶着什么。

可惜已经来不及了，观众哄笑得更厉害了，台下变成了汪洋大海，海底发生了强烈地震，掀起冲天的海啸汹涌而来……

痛苦

戏剧，妙就妙在需要由演员与观众共同来完成。家家有电视机，人们还是乐意花钱跑到剧场去看戏，就是想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创造神奇的戏剧艺术，这是舞台的永久魅力之奥秘。

看电视可就差多了，观众面对一方冷冰冰的屏幕时的感情反应，只是被动地接受它，而不能改变它的一丝一毫。在一间空屋子里打开电视机，它仍然无知无觉地照演不误——它不属于你。久而久之，你心里会产生某种被愚弄被冷落的寂寞。

看戏则大不相同，你作为观众的一员是一种积极的参与介入。没有观众，这台戏就演不成。舞台上下的感情呼应是双向的交流，时时撞击出炽烈的火花。台下观众的反应可以直接刺激和影响台上演员的情绪，乃至左右整场的演出。狂傲的演员总爱夸耀自己是“舞台皇后”，殊不知观众才是剧场的君王。观众不喜欢一个演员，那个演员即被打入冷宫。纵然有再高明的大树特树吹捧入造术，也须得到观众的认可。

没有一个成功的演员不懂得观众。

没有一个愚蠢的演员会赢得观众。

演员征服了观众也就取得了成功，失去了观众也就失去了自己。是观众造就了伟大的演员。

有一位名演员说：“失去了观众的信任，是演员最大的痛苦。”

他经历过这种难以忘怀的痛苦。

那年夏天，他主演一部黑人戏，描写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黑人，为了生计被迫穿上印有可口可乐商标广告的彩衣，上街去充当活广告。他决心奋起反抗种族歧视的那场戏很精彩。他慢慢倒退着上场，先叫观众看清彩衣后背上醒目的商标，突然猛转身以双臂遮面让观众看清胸前的醒目商标，然后慢慢露出黑黑的脸庞，说出抑扬顿挫的内心独白：“痛苦啊，这还是我自己吗？我们黑人也是人啊……”他的声音深沉浑厚，颇有歌王罗伯逊之风，每场演出，这段感情丰富的大段独白定会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。

天很热，演员戴的黑人小卷毛儿假发套简直是个皮帽子，闷得脑袋上直长疖子。演员一下场都要摘下来透透气，上场时再重新戴上。当年尼龙衣还是少见的舶来品，无法像现在演黑人时穿上深棕色紧身衣即可。那时候扮演黑人只好用油彩把脸、脖子和露出来的手臂涂黑，很是费事。这位“罗伯逊”一场戏下来已是汗流浹背，到了后台急忙摘下假发套，脱下广告衣，光着脊梁站在电扇跟前凉快凉快，一会儿就该上场念那段“痛苦”独白了。

他长得又白又胖，黑脸儿衬托着摘掉假发套的白脑门儿，雪白的胸膛衬托着穿半袖广告衣时露出的两截黑手臂，黑白分明煞是可笑，后台的人们谁见了谁逗他。

这时，有个女演员找他谈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两个人说得

热闹竟然误场了。耽误了上场时间，是演员的一大忌。舞台监督满后台乱窜寻找他：“快，快！该你上场了！”

他听了一惊，三步两步跑到侧幕旁，按以往的姿势倒退着出场了——让观众先看清他的彩衣后背上的醒目商标。

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白白的脊背，黄种人的头发和两截黑黑的手臂。

慌乱中他忘记了戴上黑人发套，也没有穿上广告彩衣。

剧场里鸦雀无声，观众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没有认出他就是刚才还在台上的黑人。这算是正常的剧场效果，只是比往日演到这里时寂寞得可怕，人人都在判断。

他猛一转身以双臂遮面，然后慢慢露出脸庞。

大家看到的是白脑门儿与黑脸儿，白胸脯与黑脖颈黑手臂。观众席里发出嗡嗡声，大概是莫名其妙的人们在同邻座猜测。

他蕴足了感情以深沉浑厚的嗓音念出抑扬顿挫的内心独白：“痛苦啊！这还是我自己吗……”

哈哈……

嘻嘻嘻……

嘿嘿嘿……

格格格……

哎哟我的妈呀……

肚子！肚子！疼死我啦……

观众席里响起炸雷，砸下霹雳，惊起无数抖动翅膀的大鸟，聚来千万棵大杨树叶子在飓风中喧闹，两千多张椅子在